

酒中人◎著

「长篇官场小说」

朱墨

官场小说从传统到现实的巅峰之作
官场潜规则，入仕必读 明哲保身法，晋升之匙

权位斗争中左右逢源、求存晋升的制胜宝典

一部描写公务员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
一场机关男女追逐钱权欲的生死博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朱墨

酒中人◎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墨 / 酒中人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2-07302-9

I. ①朱…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8038号

责任编辑: 吴虹
特约组稿: 周琼
装帧设计: 引文馆·柴华
责任印制: 段金华
特约监制: 马志明
选题策划: 刘连生

书名	朱墨
作者	酒中人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ic.km.yn.cn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302-9
定价	29.80元

朱墨

目 录

第一章 红颜知己

- 科长之死 / 001
- 绝望之中 / 005
- 领导秘书 / 009
- 心灵感应 / 012
- 凤凰落架 / 015
- 似曾相识 / 018
- 一夜情缘 / 024
- 守望爱情 / 029
- 有缘千里 / 031
- 相逢海南 / 037
- 你的名字 / 040

第二章 初露端倪

- 领导意图 / 46
- 破格提拔 / 52
- 虚惊一场 / 58
- 升迁迷茫 / 64
- 接风洗尘 / 68
- 凄凉葬礼 / 73
- 买车风波 / 77

朱墨

目 录

- 领导谈话 / 81
- 玉坠之谜 / 83
- 父母如天 / 89
- 小道消息 / 93
- 雷灾应对 / 97
- 雷池之间 / 100

第三章 官场博弈

- 明修栈道 / 106
- 居心叵测 / 109
- 真情流露 / 113
- 礼归原主 / 117
- 寻求支持 / 119
- 高升大事 / 123
- 背后黑手 / 128
- 婚姻变奏 / 131
- 母亲病危 / 135
- 我的妹妹 / 139
- 陌生电话 / 144

第四章 情归何处

- 思念兰芷 / 148

朱墨

目 录

- 不辞而别 / 153
- 感情出轨 / 157
- 陷入情网 / 161
- 钱色诱惑 / 165
- 咫尺天涯 / 168
- 劝退上访 / 171
- 干戈玉帛 / 176
- 因公殉职 / 180
- 路在何方 / 183

第五章 暗度陈仓

- 无奈人生 / 188
- 醉酒被“奸” / 192
- 尴尬相遇 / 195
- 艳照疯传 / 200
- 阴谋得逞 / 203
- 停职反省 / 207
- 生命之轻 / 210
- 得意忘形 / 213
- 落入低谷 / 217
- 淡泊明志 / 221
- 阴差阳错 / 226

朱墨

目 录

第六章 格局形成

- 心愿未了 / 230
- 祸福相依 / 233
- 母女相见 / 236
- 一波三折 / 239
- 乐极生悲 / 242
- 无以面对 / 246
- 短信秘密 / 250
- 柳暗花明 / 255
- 被迫吸毒 / 258

第七章 浮沉之路

- 家人团聚 / 262
 - 腐败大案 / 266
 - 多事之秋 / 269
 - 戒毒所里 / 273
 - 跳楼事件 / 276
 - 婚姻悲剧 / 280
 - 真相大白 / 283
 - 悲情别离 / 287
 - 峰回路转 / 290
- 尾 声 / 296



>>> 科长之死 >>>

“杨元浩死了！”小沫用急切而低沉的语气在电话里说，“死在都江堰宾馆！”

“什么？”高阳心里咯噔一下，他虽然清楚地听到了小沫电话里的话，但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乎想要从小沫口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杨元浩作为都江堰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与高阳朝夕相处了整整五年，高阳进办公室的时候，杨元浩就已经当秘书科长一年了。这次，高阳陪秘书长叶长平外出之前，就听说杨元浩快要提拔了，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头划过，言语也变得磕磕绊绊起来，“好端端，怎……怎……么死的？”

小沫并没有做更多的解释，而是急匆匆撂下一句：“听说死前是和一位叫白蕙的小姐在一起！”然后连声再见的话也没说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小沫最后那句话声音极小，连电话那头的高阳都听得似乎不是那么清楚，但高阳却真真切切地听到了“白蕙”这个名字。瞬间，高阳的脸色变得煞白煞白，嘴角抽动着……他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说不定还得坐牢。一定是白蕙给他惹的祸，害了他。

小沫今年26岁，大学毕业后以“优大生”的身份直接来到都江市政府办公室。叶长平特意安排她与高阳一个办公室，算是以老带新，准备接女副市长的秘书胡月的班。小沫内秀、漂亮，大眼睛里总是渗着水，说话轻声细语，谁见了都会被她的气质所折服。与高阳面对面坐了两年，却从未见她与哪个男生有亲密的交往。高阳也曾奇怪地从侧面提起她的终身大事，但小沫却微微低下头，白皙的脸庞飞起一抹红晕，低声说：“不着急！”高阳就不再说话了。

这几天，大家都在小声议论，说杨元浩近期可能会马上好事临头。高阳在的时候，副科长高余冠很少来，现在高阳跟叶长平出差了，他就时不时地以工作为由到小沫办公室来坐坐，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杨元浩整天都红光满面的，嘴里还哼着韩红的《天路》，能没好事吗？这些年，啥时候看见他这么开心过？”

这一点小沫也留意到了，就觉得怪怪的。虽然她对杨元浩没什么好感，有没有好事与她何干？但只要杨元浩能升了，小沫自然高兴，因为那样高阳就可以再迈一个台阶，当上秘书科科长。小沫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是高阳喜欢的事，她都喜欢。

杨元浩出事后的第二天，高余冠兴奋地走进小沫的办公室，眉飞色舞地开始讲述杨元浩在都江宾馆如何与白蕙共进晚餐，然后又是在什么地方花红酒绿，后来又是在什么地方颠鸾倒凤、翻云覆雨，最后如何呜呼哀哉于这位白小姐的胯下……描述得唾沫星子乱飞，招来了隔壁好几个年轻人跑过来听案情。

高余冠讲完了，自豪地看着小沫清纯的眼睛，等待她的夸赞，或是给点儿笑容也行。可小沫却暗暗瞪了高余冠一眼，没接他的话，眼睛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新闻，不由自主地想起高阳，不知道他知道这个消息吗？

杨元浩虽然是科室一把手，但他的猝死对小沫来说有些意外和伤感，毕竟共事两年多了。尽管这样，但她却始终不欣赏杨元浩这个人，觉得他世故老练，精于巴结奉迎，深谙钻营技巧。小沫觉得在杨元浩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官场小人的媚骨，但更让小沫深恶痛绝的是杨元浩的“嗜好”，每次科室开会或是到她办公室，杨元浩就“色相百出”，他从不看她的眼睛，而是死死地盯着她的胸不放。小沫还发现，杨元浩盯的不只是她，只要闯入他视线的漂亮女人，

他都会这样盯着。

去年三八节，科室一起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就自然转移到了KTV。因为是集体活动，小沫不好推辞，只好去了。昏暗摇曳的灯光，小沫很不适应这样的环境，缩在墙角，一动不动地看别人疯狂。这时，杨元浩过来请她跳舞，她本来不想跳，一是不怎么会跳，更主要的是她有些怕杨元浩。果然不出所料，跳着跳着，杨元浩的手就开始从小沫腰上慢慢向下滑，最后停在了小沫丰满的臀部上。小沫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借口不舒服就逃出了包间。小沫的离开并没有逃出高阳的眼睛。后来高阳问她，她说当时肚子有点儿疼，所以先走了。高阳性格耿直，为人正义，见不得女人被男人欺负。她怕告诉高阳，高阳会找杨元浩理论。她可以忍受任何委屈，但唯独怕高阳受到伤害。

当小沫好几次被杨元浩的目光和行为骚扰后，她慢慢学会了“敬而远之”。除了工作，她很少参加有杨元浩在场的活动。今天，杨元浩却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们，小沫心里还是夹杂着一丝遗憾和酸楚，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生前的杨元浩，自己做得有些过。但冷静下来之后，小沫也想了，杨元浩一走，定会有一个副科长升成科长，一个副主任科员变成副科长，一个科员变成副主任科员……官场生物链。就是这最基础的生物链，才循环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在秘书科的生物链上，又将有人登上金字塔的最顶端。小沫最先想到的人就是高阳。虽然高余冠也是副科长，但小沫觉得这空位就是为高阳留下的。这对高阳来说，当然还有办公室的其他人，都是一个绝佳的机遇。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悄悄躲到卫生间给高阳打电话。

小沫的电话，带给高阳的不是兴奋，而是晴天霹雳，是对自己仕途道路的终止判决。高阳顿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两耳发出阵阵强烈的轰鸣声，手机仍定定地贴在耳边，连“嘟嘟嘟”的电话忙音也没有感觉到。

高阳浑身酥软，两眼直冒金星，身体站立不稳，慢慢地向后跌进宾馆大厅的沙发里，然后苦涩地闭起双眼。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高阳大吃了一惊，把自己都吓得打了个寒战。

“白蕙怎么会在这里？”高阳心里想。高阳内心的恐惧开始慢慢转化为满腔的怒火，他要冲上去，质问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杀死杨元浩，难道这就是爱他吗？

高阳正欲起身，他睁大眼睛，仔细打量了一遍：三十岁上下，细嫩的肌肤，高高的鼻梁，一双妩媚动人的大眼睛镶嵌在瓜子型的脸庞上。她也正注视着高阳，微笑着，显出一丝惊奇的神色。

高阳死死地盯着她，他分明看到对方脸上两个小酒窝。“难道是兰芷？”高阳在脑海里不断地盘问着自己。不可能，十五年前她就死了！真是见鬼了！高阳否定着自己的判断。也不可能是白蕙，如果是白蕙，她肯定会毫无顾忌地凑过来跟自己打招呼的。

高阳正要抬起的屁股又坐了回去，然后低下头，揉了揉眼睛，又抬起头仔细地瞅了瞅。除了那小小的酒窝，那鼻子，那眼睛，那嘴巴，就连眉心都长得跟白蕙一模一样。高阳确定白蕙是没有酒窝的，那一定是兰芷了！难道兰芷死而复生了？高阳有一种冲动，他想走过去问问她的名字。可那女人见高阳正瞅着自己，犹豫片刻，似乎生怕高阳会像一只高空寻觅猎物的鹰隼，蹿下来把她给叼走，便匆匆向大厅门口走去，很快躲开了高阳直勾勾的目光。

高阳就这样木偶般地愣了半天，确信自己真的是见鬼了！他朝左右看了看，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这时，高阳的思绪又回到了杨元浩的身上，脸上顿时露出了痛苦的神情，慢慢地把目光移向大厅的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气，内心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怎么会这样？她怎么能这样！”高阳像失去孩子的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要从自己这无边际的重复中寻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信服的答案。

他突然感觉宾馆大厅内的真皮沙发此时竟是如此灼热难忍。他想站起来到外面走走，可起身的时候才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气力。他定了定神，才想起刚刚跟秘书长叶长平和夫人郝梅从博鳌回到宾馆，他俩去房间洗漱了。他有些累了，想在这儿坐会儿，等他们下来一起去参加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长的宴请。他不能出去，他得在这儿等着他们下来。

高阳回头看了一眼电梯口，确认叶长平两口子还没有下来，便转过头用力闭上双眼，想尽力让自己的情绪得以稳定。可他无法控制自己，杨元浩和刚才那个女人的影子像幽灵一样在他眼前不停地晃来晃去，他双手不由自主地把手机的滑盖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相伴随的是手机发出的一声声沉闷的开合

提示音。

高阳忽地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却发现刚才那女人又从他眼前走过，又朝他看了一眼，走出宾馆大门，然后在服务生的簇拥下，坐上一辆宝马，一溜烟走了。他怎么都觉得这个女人太像兰芷了，虽然她死去已经十五年了，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连她的背影都早已定格在高阳的记忆里。可她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呢？高阳苦笑着摇摇头，相信自己是因为紧张而产生了幻觉。

>>> 绝望之中 >>>

高阳突然想给白蕙打个电话，质问她究竟是怎么把杨元浩弄死的？

高阳慌乱地打开手机电话簿，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白蕙的电话号码。当他正准备摁下拨号键的时候，猛地又把手机合上了。高阳很庆幸自己没有摁下去。也许这会儿所有刑警队的人，包括他最要好的兄弟蒋正，可能都正守在他要拨打的这部手机近旁，只等他自投罗网呢！这一摁，说不定就会把自己主动送进监狱的大门。这样想着，高阳哆嗦了一下。他马上起身，向四周瞅了瞅，隐隐感到身旁有便衣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他恐惧地扫视了一圈，确认没有被人窥视，才又慢慢坐回沙发。

这时，还在高阳手里不断滚翻着的手机突然发出了尖锐的响铃声，把高阳吓了一跳，手机险些掉地上。高阳眼前立刻出现了刑侦影片中警察破案的情景，这会儿能给他打电话的一定是白蕙，而且警察就在她身旁，并且正在跟踪定位着他的手机。他的心跳顿时加快，“砰砰”不停地砸着胸腔。他简直不敢看手机的来电显示。铃声急促地响了好大一会儿，大厅沙发里坐着的几个陌生人都把目光齐刷刷向他投来。高阳仍不去接电话，旁边一陌生男子实在忍受不了刺耳的铃声长时间侵扰，神情烦躁地转过身来，拍拍高阳的肩膀，低声说：“兄弟，接接吧！”

这时，高阳才怯生生地瞅了一眼手机的来电显示，加速跳动的心才稍稍得以缓和，因为来电显示不是白蕙，而是他的大学同学王健。

王健是都江市交通局公路管理科科长，外出之前，他告诉过王健要陪同秘书长叶长平去海南考察。这个时候王健打电话来，究竟是什么事？高阳心里直犯嘀咕。高阳最终还是摁了一下接听键，机械地把手机对到耳朵上。

“半天不接电话，是不是跟小妹妹正兴头上啊？”王健在电话里埋怨道，然后顿了顿，继续说，“哥哥，悠着点！当心搞疲软了，回家交不了作业跪搓板啊！”说完嘿嘿地笑着。

高阳还沉浸在一种恐惧和近乎绝望的情绪当中，哪有心思跟王健嬉皮笑脸的茬。他沉默了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说：“有什么急事吗？”

“怎么？听起来情绪不是太好！”王健疑惑地说。因为平时无论他们谁给谁打电话，都先是开一阵玩笑，侃一阵大山，然后才逐步切入正题。可今天的高阳却不同往日，这让王健觉得有些不对劲。马上又补充道：“是不是挨领导批了？”

“没有……”高阳愣了半天才不情愿地吐了这两个字。

“那……是不是丢钱了？”王健继续猜测着。

“也没有。”高阳觉得自己虽然与王健亲如兄弟，但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能对谁讲呢？也讲不清楚。可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明明表现得很低沉，让王健一听就是出大事了。这样一想，高阳挺了挺身子，振振精神，故意在电话里笑着：“真的什么事也没有，累的！刚睡醒，还没缓过神来你就打来电话。这会儿好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王健还是觉得高阳一定有事瞒着他，但听到高阳的笑声后，他还是轻松了很多，也呵呵呵地笑着，“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能有什么好消息？”高阳刚才硬是挤出来的笑声连自己都觉得比哭还难受，这会儿听王健说有好消息要告诉他，没有太明显的兴奋，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你不知道？杨元浩死了！听说是玩小姐玩死的！”王健的激动兴奋之态，高阳从电话里就能感受得到。

高阳大脑又是一阵空白，他不知道怎么跟王健说。他只恨自己当官心切，一失足成千古恨。难道他这些年努力奋斗的一切，就这样全毁了？他无

法证明杨元浩的死不是他指示白蕙干的。他开始害怕起来，自己从没有想过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那顶本算不了什么的官帽。可现在人死了，他的后半生是不是就只能与铁窗相伴？这样想着，儿子活泼可爱的身影突然跳到了他的脑海中，还有全身心支持着他的妻子文丽，还有养育他几十年、现在仍在农村受苦的父母……

“怎么？不相信啊？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真是三十年等了个闰腊月，祝贺你！马上就可以当科长了，嘿嘿……等你回来，兄弟们给你接风！”王健在电话里笑着，这笑声让高阳听着特别想流泪。王健笑完了，然后又压低声音说：“哎？高阳，还有个顶好的消息没告诉你呢，想不想听？”

“你说说看？”高阳犹豫了一下。

“怎么没一点儿兴奋感啊？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了好多人打听听到她的消息啊！”高阳知道王健要告诉他的是什么消息，因为他们是高中同学，他最了解高阳，这些年来内心里还结着一个疙瘩。所以，一直也在想尽办法帮助高阳解开这个结，可多少年都是杳无音信。

“是吗？她是不是死了？埋到什么地方了？”高阳顿时来了精神。

“哟！这会儿怎么来劲了？真是重色轻友！”王健在电话里嘿嘿地笑着，“你的兰妹妹根本就没死，她活得好好的！”

“什么？兰芷没死？她在哪儿？”高阳急了。

“不好说，我给你个电话号码吧，看你桃花运了，说不定还会见面呢！你记着……”王健似乎有什么急事，说话的声音突然变低，语速明显加快，不再贫嘴。

高阳慢腾腾地把电话簿里存下的若干兰芷的号码都删去，然后把王健给他的新手机号码存进去。他知道王健给他过“愚人节”，逗他玩玩罢了。过去多少年，王健像这样的手机号码都给过他一麻袋了。高阳打过去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最好的结果是对方接了电话说自己的确叫兰芷，可当高阳问起跟自己恋爱的情景时，对方马上回一句：“神经病！还不赶快到医院去！”然后就把电话挂了。这次，高阳也确信王健是拿他开涮。

“先……先这样，我这会儿还有点儿事！”王健说着就把电话挂了。

挂断电话，高阳连刚才存进去的电话号码都没多看一眼，就轻轻地摁了一

下关机键。手机欢唱着成了黑屏。此时，他满脑子想的又都成了杨元浩，自己该怎么办？自首？还是等着警察来抓？他想不明白。总之，他心里乱极了，再也不想接到别人打来的电话。

这时，秘书长叶长平和夫人郝梅从电梯口走出来。郝梅一眼就看见坐在大厅沙发里的高阳，挣脱叶长平的手，快步走到高阳跟前：“高阳，你一直在这儿坐着？也没上去休息一会儿？”

高阳还沉浸在无尽的烦恼当中，根本就没听到郝梅的问话。郝梅又一次大声地叫了他的名字，才把高阳惊醒。高阳怔怔地看着郝梅，然后又看了看身后正向这边走来的叶长平，赶紧起身，难堪地笑笑：“对不起，刚才我怎么有些迷糊了？”

“是不是病了？要不晚上回来时到诊所去看看吧？”郝梅关切地问道。

这时，叶长平走了过来，“马脸”拉得比平时更长。叶长平的脸长得比电视台主持人李咏的脸还长，只是跟李咏有本质的区别，李咏是笑容可掬，而叶长平的脸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都阴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少见，至少高阳是没有见到过。有时候叶长平喝高了，高阳也听他说父母就给了他这张“驴脸”，有什么办法呢？高阳每每听到叶长平这样的自嘲，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领导大多都喜欢自嘲，自嘲是谦虚的表现，但唯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领导自嘲之后都会看着所有人乐呵呵地笑，可叶长平却不，完了还是把驴脸阴着，没有一丝笑意。刚开始，高阳一看见这张驴脸，心里就打战，后来见多了，也就习惯了。

这时，叶长平一边往前走一边瞥一眼高阳，马上转过头，径直向大厅外走去。高阳对着郝梅不自然地笑笑，赶紧追了上去。郝梅对着叶长平的背影撇撇嘴，也快步跟了去。

整个晚上，高阳都是心不在焉，好几次因为给领导递菜，还把水杯碰翻。该敬酒的时候却呆呆地坐着不起身，几次都是郝梅轻轻地碰碰他的胳膊，提醒该他敬酒了。这让叶长平很不高兴，瞪了高阳好几眼，终于忍了忍没有发作。要是在单位，高阳出现这样的失误，叶长平早就大发雷霆了。今天因为是异乡做客，所以叶长平气在心里却笑在脸上。

>>> 领导秘书 >>>

高阳三十五岁，祖籍四川。五岁时，随父母迁居都江市德禄县。德禄县是都江市所辖十二个区县中距都江市区最近的。1996年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高阳就被分配到了德禄县。先是在县一中教了两年高中，后又教了两年初中，然后因为在报刊杂志发了几篇针砭时弊的小文，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领导以不务正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教师形象为由，将高阳发配到德禄县一乡镇中学教了两年初中。二十九岁那年，高阳无法拒绝王健的苦苦相劝，花了一个月时间备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公务员，进了都江市政府办公室当了“内秘”。

都江市政府市长和副市长一般都有两名秘书：一名主要干写材料这样的累活，通常留守办公室，所以人们都习惯性地称其为“内秘”；另一名则主要照管领导的生活，工作上起协调沟通作用，经常会跟随领导外出应酬或检查指导工作，因此叫“外秘”。当然，所有秘书科的人都想成为外秘，因为内秘闭门造车，累死苦死也没人领情；相反，外秘就不一样了，紧跟领导，不仅深得领导信任，而且下面的头头巴结着你。每次下到区县，给领导塞两条中华，同样少不了外秘的，所以政府办公室的很多人都把头削尖了往外秘的行列里挤。高阳却不这样想，也不去挤。

高阳刚进办公室的时候，就与“外秘”杨元浩共同服务于常务副市长时运明。杨元浩老家在都江市芙蓉区，1993年都江师范毕业后，直接进入乡镇工作，然后到区政府干了几年，最后调进都江市政府办公室。一路走来，杨元浩的写材料水平并没有多少长进，却练就了一身服务领导的精湛技艺，这是高阳所无法企及的。

高阳比杨元浩晚进市政府一年，但因为高阳是科班出身，功底扎实，思维开阔，没多久就成了材料方面的大手笔。之后，杨元浩由副主任科员升成了秘书科副科长，而高阳也因为领导对他所写的材料十分满意而从科员升为副主任科员，但他仍只能是“内秘”。按照副秘书长叶长平的话说，如果让高阳去给

领导提包包，端杯杯，谁来写材料呢？所以这样的安排是人尽其才。

其实，即使是专职写材料，对高阳来说也已经很知足了。他觉得只要能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论是内秘还是外秘，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能从一个乡镇教书匠一步跨进全市的首脑机关，比起教书那会儿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哪怕再苦些累些，也心甘情愿。有时候也有材料特别多的时候，高阳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这时，杨元浩也会主动承担一些小材料。可当杨元浩把自己写好的材料拿给叶长平看的时候，叶长平总会不愠不火地说：“拿给高阳再改改！”

高阳看过材料后，皱皱眉头，与其改还不如重新写，于是就三下五除二重新写一遍，叶长平大概浏览一下，很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就呈给市长，但叶长平从来没有在高阳面前说过一句肯定的话，更不要说表扬了。

后来，时运明高升后，省政府副秘书长周天任都江市市长。周天恰好是叶长平的老乡加中学同学。这样，没过多久，政府秘书长去了政协任副主席，叶长平就自然由副秘书长升成了秘书长。当然杨元浩也就顺理成章地升成了秘书科长，高阳也因为过硬的材料功夫而被提拔为副科长。周天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取消秘书内外之分的旧制度，把服务副市长的秘书人员由两人调整成一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叶长平灵机一动，借鉴省政府处室的设置，就把秘书科分为秘书一科和秘书二科。实际上，秘一科就是以前的“外秘”，秘二科就是“内秘”，换汤不换药。这样高阳就自然被划到了秘二科，当然职务也还是副科长。杨元浩却命好，成了新来的一把手市长的秘书，自然也就成了秘一科科长。

高阳一直在秘书二科，直到屈文岳来都江市任常务副市长的时候，高阳的命运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机。有一天，叶长平叫高阳到他办公室。以前，高阳因为材料上的事情，没少往叶长平办公室跑，但这次到叶长平办公室却不同往日。叶长平那张很少有笑容的马脸上却现出了罕见的微笑。虽然这微笑让人感觉比哭还难受，但却让高阳很是惊讶。平时说材料的时候，他总是拉着脸说完就对着电脑看他的大盘去了。高阳领了活回来后，如果是小材料就安排某一个人写，如果是大材料就分工让所有人分头去写，大多数情况下，高阳都是最后统稿人。常常是有些人写的材料根本没法用，高阳只好亲自动笔，最后完成整个材料。然后把材料呈到叶长平面前，即使叶长平对材料很满意，马脸也从